




汉文学史纲要



魯 迅

汉文学史綱要

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DIVISION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
DEPARTMENT OF CHEMISTRY
5708 SOUTH ELLIS AVENUE
CHICAGO, ILLINOIS 60637
U.S.A.

出版說明

本書这次出版，仅依据作者的手稿，作了初步的校勘，改正了以往版本中个别的排印上的錯誤；对于正文，沒有加以注释。

本書最初印入一九三八年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第十卷中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的《魯迅三十年集》也曾收入。

本書这次校勘，錯誤和遺漏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恳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七年五月

目 录

第一篇	自文字至文章·····	1
第二篇	書与詩·····	6
第三篇	老庄·····	14
第四篇	屈原及宋玉·····	20
第五篇	李斯·····	28
第六篇	汉宮之楚声·····	31
第七篇	賈誼与鼂錯·····	34
第八篇	藩国之文术·····	38
第九篇	武帝时文术之盛·····	44
第十篇	司馬相如与司馬迁·····	50

第一篇 自文字至文章

在昔原始之民，其居群中，盖惟以姿态声音，自达其情意而已。声音繇变，漫成言辞，言辞諧美，乃兆歌咏。时屬草昧，庶民朴淳，心志郁于内，則任情而歌呼，天地变于外，則祇畏以頌祝，踊躍吟嘆，时越儕輩，为众所賞，默識不忘，口耳相傳，或逮后世。复有巫覡，职在通神，盛为歌舞，以祈灵貺，而贊頌之在人群，其用乃愈益广大。試察今之蛮民，虽状極犷獩，未有衣服宮室文字，而頌神抒情之什，降灵召鬼之人，大抵有焉。呂不韦云，“昔葛天氏之乐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”（《呂氏春秋》《仲夏紀》《古乐》）郑玄則謂“詩之兴也，諒不于上皇之世。”（《詩譜序》）虽荒古無文，并難征信，而証以今日之野人，揆之人間之心理，固当以呂氏所言，为較近于事理者矣。

然而言者，犹風波也，激蕩既已，余踪杳然，独特口耳之傳，殊不足以行远或垂后。詩人感物，發为歌吟，吟已感瀉，其事随訖。倘將記言行，存事功，則专憑言語，大惧遺忘，故古者尝結繩而治，而后之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結繩之法，今不能知；書契者，相傳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于天，俯則觀法于地，觀鳥兽之文与地之宜，

近取諸身，远取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。”（《易》《下系辞》）“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。”（司馬貞《补史記》）頗似为文字所由始。其文今具存于《易》，积画成象，短长錯綜，变易有穷，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屬。故許慎复以为“黄帝之史倉頡，見鳥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書契”（《說文解字序》）。要之文字成就，所当綿历岁时，且由众手，全群共喻，乃得流行，誰为作者，殊难确指，归功一聖，亦憑臆之說也。

許慎云，“倉頡之初作書，盖依类象形，故謂之文。其后形声相益，即謂之字。字者，言孳乳而浸多也。著于竹帛謂之書。書者，如也。……《周礼》八岁入小学，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書。一曰指事，指事者，視而可識，察而可見，上下是也；二曰象形，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詰詘，日月是也；三曰形声，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江河是也；四曰会意，会意者，比类合誼，以見指撝，武信是也；五曰轉注，轉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；六曰假借，假借者，本無其字，依声托事，令长是也。”（《說文解字序》）指事象形会意为形体之事，形声假借为声音之事，轉注者，訓詁之事也。虞夏書契，今不可見，峒嶠禹書，伪造不足論，商周以来，則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，下及秦汉，文字弥緜，而摄以六事，大抵弭合。意者文字初作，首必象形，触目会心，不待授受，漸而演进，則会意指事之类兴焉。今之文字，形声轉多，而察其締构，什九以形象为本抵，誦習一字，当識形音义三：口誦耳聞其音，

目察其形，心通其義，三識并用，一字之功乃全。其在文章，則寫山曰峻嶒嵯峨，狀水曰汪洋澎湃，蔽芾蔥蘢，恍逢丰木，鱗魴鰻鯉，如見多魚。故其所函，遂具三美：意美以感心，一也；音美以感耳，二也；形美以感目，三也。

連屬文字，亦謂之文。而其兴盛，蓋亦由巫史乎。巫以記神事，更進，則史以記人事也，然尚以上告于天；翻今之《易》與《書》，間能得其仿佛。至于上古實狀，則荒漠不可考，君長之名，且難審知，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者，列三才開始之序，繼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者，明人群進化之程，殆皆後人所命，非真號矣。降及軒轅，遂多傳說，逮于虞夏，乃有箸于簡策之文傳于今。

巫史非詩人，其職雖止于傳事，然厥初亦憑口耳，慮有愆誤，則練句協音，以便記誦。文字既作，固無愆誤之虞矣，而簡策緜重，書削為勞，故復當儉約其文，以省物力，或因舊習，仍作韻言。今所傳有黃帝《道言》（見《呂氏春秋》），《金人銘》（《說苑》），顓頊《丹書》（《大戴禮記》），帝嚳《政語》（《賈誼新書》），雖并出秦漢人書，不足憑信，而大抵協其音，偶其詞，使讀者易于上口，則殆猶古之道也。

由前言更推度之，則初始之文，殆本與語言稍異，當有藻韻，以便傳誦，“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”，區以別矣。然漢時已并稱凡箸于竹帛者為文章（《漢書》《藝文志》）；後或更拓其封域，舉一切可以圖寫，接于目睛者皆屬之。梁之劉

總，至謂“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極”（《文心雕龍》《原道》），三才所顯，并由道妙，“形立則章成矣，聲發則文生矣”，故凡虎斑霞綺，林籟泉韻，俱為文章。其說汗漫，不可審理。稍隘之義，則《易》有曰，“物相雜，故曰文。”《說文解字》曰，“文，錯畫也。”可知凡所謂文，必相錯綜，錯而不亂，亦近麗爾之象。至劉熙云“文者，會集眾彩以成錦綉，會集眾字以成辭義，如文綉然也”（《釋名》）。則確然以文章之事，當具辭義，且有華飾，如文綉矣。《說文》又有彡字，云：“彡也”；“彡，彡彰也”。蓋即此義。然後來不用，但書文章，今通稱文學。

劉勰雖于《原道》一篇，以人“為五行之秀，實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傍及萬品，動植皆文。……”而晉宋以來，文筆之辨又甚峻。其《總術篇》即云，“今之常言：有文有筆。以為無韻者筆也，有韻者文也。”蕭繹所詮，尤為昭晰，曰：“今之門徒，轉相師受，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；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，止于辭賦則謂之文。……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，善為章奏如伯松，若是之流，泛謂之筆。吟詠風謠，流連哀思者謂之文。”又曰，“筆，退則非謂成篇，進則不云取義，神其巧惠，筆端而已。至如文者，惟須綺縠紛披，宮徵靡曼，脈吻適會，精靈蕩搖。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，其源又異。”（《金樓子》《立言篇》）蓋其時文章界域，極可弛張，縱之則包舉萬彙之形聲；嚴之則排擯簡質之敘記，必有藻韻，善移人情，始得稱文。其不然者，概謂之筆。

辭筆或詩筆對舉，唐世猶然，逮及宋元，此義遂晦，于是散體之筆，并稱曰文，且謂其用，所以載道，提挈經訓，誅鋤美辭，講章告示，高張文苑矣。清阮元作《文言說》，其子福又作《文筆對》，復昭古誼，而其說亦不行。

第二篇 書与詩

《周礼》，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今已莫知其書为何等。假使五帝書誠为五典，則今惟《尧典》在《尚書》中。“尚者，上也。上所為，下所書也。”（王充《論衡》《須頌篇》）或曰：“言此上代以來之書。”（孔穎達《尚書正義》）緯書謂“孔子求書，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斷遠取近，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；以百二篇為《尚書》，十八篇為《中候》。去三千一百二十篇。”（《尚書璇璣鈴》）乃漢人侈大之言，不可信。《尚書》蓋本百篇：《虞夏書》二十篇，《商書》《周書》各四十篇。今本有序，相傳孔子所為，言其作意（《漢書》《藝文志》），然亦難信，以其文不類也。秦燔燒經籍，濟南伏生抱書藏山中，又失之。漢興，景帝使鼂錯往從口授，而伏生旋老死，僅得自《尧典》至《秦誓》二十八篇；故漢人嘗以擬二十八宿。

《書》之體例有六：曰典，曰謨，曰訓，曰誥，曰誓，曰命，是稱六體。然其中有《禹貢》，頗似記，余則概為訓下與告上之詞，猶後世之詔令與奏議也。其文質朴，亦詰屈難讀，距以藻韻為飾，俾便頌習，便行遠之時，蓋已遠矣。晉衛宏則云，“伏生老，不能正言，言不可曉，使其女傳言

教錯。齊人語多與潁川異，錯所不知，凡十二三，略以其意屬讀而已。”故難解之處多有，今即略錄《堯典》中語，以見大凡：

“……帝曰：疇咨若時，登庸。放齊曰：胤子朱，啓明。帝曰：吁！讎訟，可乎？帝曰：疇咨若予采？驩兜曰：都！共工，方鳩僝工。帝曰：吁！靜言庸違，象恭，滔天！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湯湯洪水方割，蕩蕩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下民其咨。有能，俾乂。兪曰：于，鯀哉！帝曰：吁，咈哉！方命，圯族。岳曰：異哉！試可，乃已。帝曰：往，欽哉！九載，績用弗成。帝曰：咨，四岳！朕在位七十載，汝能庸命，巽朕位。岳曰：否德，忝帝位。曰：明明，揚側陋！師錫帝曰：有鰥在下，曰虞舜。帝曰：兪！予聞。如何？岳曰：瞽子。父頑，母嚚，象傲。克諧以孝，烝烝乂，不格奸。帝曰：我其試哉。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，厘降二女于媯汭，嬪于虞。”

揚雄曰，“昔之說書者序以百，……虞夏之書渾渾爾，商書灑灑爾，周書噩噩爾。”（《法言》《問神》）虞夏禪讓，獨饒治績，敷揚休烈，故深大矣；周多征伐，上下相戒，事危而言切，則峻肅而不阿借；惟商書時有哀激之音，若緣厓而失其援，以為夷曠，所未詳也。如《西伯戡黎》：

‘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曰：天子！天既訖我殷命，格人元龜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人，惟王淫戲用自絕。故天弃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，

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弗欲喪，曰，天曷不降威，大命不摯？今王其如台。王曰：嗚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？祖伊反曰：嗚呼！乃罪多參在上，乃能責命于天？殷之即喪，指乃功，不無戮于尔邦！”

武帝時，魯共王壞孔子舊宅，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，字皆古文。孔安國以今文校之，得二十五篇，其五篇與伏生所誦相合，因并依古文，開其篇第，以隸古字寫之，合成五十八篇。會巫蠱事起，不得奏上，乃私傳其業于生徒，稱《尚書》古文之學（《隋書》《經籍志》）。而先伏生所口授者，緣其寫以漢隸，遂反稱今文。

孔氏所傳，既以值巫蠱不行，遂有張霸之徒，偽造《舜典》《汨作》等二十四篇，亦稱古文書，而辭義蕪鄙，不足取信于世。若今本孔傳《古文尚書》，則為晉豫章梅賾所奏上，獨失《舜典》；至隋購募，乃得其篇，唐孔穎達疏之，遂大行于世。宋吳棫始以為疑；朱熹更比較其詞，以為“今文多艰澀，而古文反平易”，“却似晉宋間文章”，并書序亦恐非安國作也。明梅鷟作《尚書考異》，尤力發其復，謂“《尚書》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。出孔壁中者，盡后儒偽作，大抵依約諸經《論》《孟》中語，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”云。

詩歌之起，雖當早于記事，然葛天《八闋》，黃帝樂詞，僅存其名。《家語》謂舜彈五弦之琴，造《南風》之詩曰：“南風之熏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慍兮；南風之時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財兮。”《尚書大傳》又載其《卿云歌》云：“卿云爛兮，糺縷縷

兮，日月光华，且复旦兮！”辞仅达意，颇有古风，而汉魏始传，殆亦后人拟作。其可征信者，乃在《尚书》《皋陶谟》，（伪孔传《尚书》分之《益稷》）曰：

“……夔曰：于！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帝庸作歌曰：勅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乃歌曰：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，百工熙哉！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：念哉！率作兴事，慎乃宪，钦哉！屡省乃成，钦哉！乃赓载歌曰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！又歌曰：元首丛脞哉，股肱惰哉，万事堕哉！帝曰：兪，往，钦哉！”

以体式言，至为单简，去其助字，实止三言，与后之“汤之《盘铭》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同式；又虽亦偶字履韵，而朴陋无华，殊无以胜于记事。然此特君臣相勗，冀各慎其法宪，敬其职事而已，长言咏叹，故命曰歌，固非诗人之作也。

自商至周，诗乃圆备，存于今者三百五篇，称为《诗经》。其先虽遭秦火，而人所讽诵，不独在竹帛，故最完。司马迁始以为“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于礼义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。”然唐孔颖达已疑其言；宋郑樵则谓诗皆商周人作，孔子得于鲁太师，编而录之。朱熹于诗，其意常与郑樵合，亦曰：“人言夫子删诗，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，夫子不曾删去，只是刊定而已。”

《书》有六体，《诗》则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

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風雅頌以性質言：風者，閭巷之情詩；雅者，朝廷之乐歌；頌者，宗庙之乐歌也。是为《詩》之三經。賦比兴以体制言：賦者直抒其情；比者借物言志；兴者托物兴辞也。是为《詩》之三緯。風以《关雎》始，雅有大小，小雅以《鹿鳴》始，大雅以《文王》始；頌以《清庙》始；是为四始。汉时，說詩者众，魯有申培，齐有轅固，燕有韓嬰，皆尝列于学官，而其書今并亡。存者独有赵人毛萇詩傳，其学自謂傳自子夏；河間献王尤好之。其詩每篇皆有序，郑玄以为首篇大序即子夏作，后之小序則子夏毛公合作也。而韓愈則云，“子夏不序詩。”朱熹解詩，亦但信詩不信序。然据范曄說，則实后汉衛宏之所为尔。

毛氏《詩序》既不可信，三家《詩》又失傳，作詩本义，遂难通曉。而《詩》之篇目次第，又不甚以时代为先后，故后来异說滋多。明何楷作《毛詩世本古义》，乃以詩編年，謂上起于夏少康时（《公刘》，《七月》等）而訖于周敬王之世，（《下泉》）虽与孟子知人論世之說合，然亦非必其本义矣。要之《商頌》五篇，事迹分明，詞亦詰屈，与《尚書》近似，用以上續舜皋陶之歌，或非誣歟？今录其《玄鳥》一篇；《毛詩》序曰：祀高宗也。

“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，方命厥后，奄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。武丁孙子，武王靡不胜，龙旂十乘，大糝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，四海来假。来假祁祁，景員維河，殷受命咸宜，百祿

是何。

至于二《雅》，則或美或刺，較足見作者之情，非如《頌》詩，大率嘆美。如《小雅》《采薇》，言征人遠戍，雖勞而不敢息云：

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曰歸曰歸，歲亦莫止。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；不遑啓居，玁狁之故。……彼爾維何？維常之華。彼路斯何？君子之車。戎車既駕，四牡業業；豈敢定居，一月三捷。……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，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。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！”

此蓋所謂怨誹而不亂，溫柔敦厚之言矣。然亦有甚激切者，如《大雅》《瞻卬》：

“瞻卬昊天，則不我惠，孔填不寧，降此大厲。邦靡有定，士民其瘵。蠹賊蠹疾，靡有夷屆；罪罟不收，靡有夷瘳！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！人有民人，女復奪之！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；彼宜有罪，女復說之！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……鬻沸檻泉，維其深矣；心之憂矣，寧自今矣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。藐藐昊天，無不克覩；無忝皇祖，式救尔后！”

《國風》之詞，乃較平易，發抒情性，亦更分明。如：

“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；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林有朴樕；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；有女如玉。舒而脫脫兮，無感我帟兮；無使龍也吠！”（《召南》《野有死麕》）

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；士与女，方秉蕳兮。女曰观乎？士曰既且。且往观乎，洧之外，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勺药。……”（《郑风》《溱洧》）

“山有樛，隰有榆。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娄；子有车马，弗驰弗驱；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山有栲，隰有杻。子有廷内，弗洒弗扫；子有钟鼓，弗鼓弗考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山有漆，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”（《唐风》《山有樛》）

《诗》之次第，首《国风》，次《雅》，次《颂》。《国风》次第，则始周召二南，次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而终以豳。其序列先后，宋人多以为即孔子微旨所寓，然古诗流传来久，篇次未必一如其故，今亦无以定之。惟《诗》以平易之《风》始，而渐及典重之《雅》与《颂》；《国风》又以所尊之周室始，次乃旁及于各国，则大致尚可推见而已。

《诗》三百篇，皆出北方，而以黄河为中心。其十五国中，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，邶鄘卫曹齐魏唐在河北，豳秦则在涇渭之滨，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。其民厚重，故虽直抒胸臆，犹能止乎礼义，忿而不戾，怨而不怒，哀而不伤，乐而不淫，虽诗歌，亦教训也。然此特后儒之言，实则激楚之言，奔放之词，《风》《雅》中亦常有，而孔子则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，曰“放郑声”。又曰：“恶郑声之乱